

# 赵州禅师语录

(净慧禅师重编)

## 卷上

(一) 师问南泉：“如何是道？”泉云：“平常心是。”师云：“还可趣向否？”泉云：“拟向即乖。”师云：“不拟争知是道？”泉云：“道不属知不知。知是妄觉，不知是无记。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廓然荡豁，岂可强是非也！”师于言下，顿悟玄旨，心如朗月。

(二) 南泉上堂。师问：“明头合，暗头合？”泉便归方丈。师便下堂，云：“这老和尚被我一问，直得无言可对。”首座云：“莫道和尚无语，自是上座不会。”师便打。又云：“这棒合是堂头老汉吃。”

(三) 师问南泉：“知有的人，向什么处去？”泉云：“山前檀越家，作一头水牯牛去。”师云：“谢和尚指示。”泉云：“昨夜三更月到窗。”

(四) 师在南泉作炉头，大众普请择菜。师在堂内叫：“救火！救火！”大众一时到僧堂前，师乃关却僧堂门。大众无对。泉乃抛锁匙，从窗内入堂中，师便开门。

(五) 师在南泉井楼上打水次，见南泉过，便抱柱悬却脚，云：“相救！相救！”南泉上扶梯，云：“一二三四五。”师少时间，却去礼谢，云：“适来谢和尚相救。”

(六) 南泉东西两堂争猫儿。泉来堂内，提起猫儿云：“道得即不斩，道不得即斩却。”大众下语，皆不契泉意。当时即斩却猫儿了。至晚间，师从外归来，问讯次，泉乃举前话了，云：“你作么生救得猫？”师遂将一只鞋戴在头上出去。泉云：“子若在，救得猫儿。”

(七) 师问南泉：“异即不问，如何是类？”泉以两手托地。师便踏倒，却归涅槃堂内，叫：“悔！悔！”泉闻，乃令人去问：“悔个什么？”师云：“悔不更与两踏。”

(八) 南泉从浴室里过，见浴头烧火，问云：“作什么？”云：“烧浴。”泉云：“记取来，唤水牯牛浴。”浴头应诺。至晚间，浴头入方丈，泉问：“作什么？”云：“请水牯牛去浴。”泉云：“将得绳索来否？”浴头无对。

师来问讯泉，泉举似师。师云：“某甲有语。”泉便云：“还将得绳索来么？”师便近前募鼻便拽。泉云：“是即是，太粗生。”

(九) 师问南泉：“离四句，绝百非外，请师道。”泉便归方丈。师云：“这老和尚每常口吧吧地，及其问著，一言不措。”侍者云：“莫道和尚无语好。”师便打一掌。

(十) 南泉一日掩却方丈门，便把灰围却门外，问僧云：“道得即开门。”多有人下语，并不契泉意。师云：“苍天！苍天！”泉便开门。

(十一) 师问南泉云：“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还有过也无。”泉云：“有。”师云：“过在什么处？请师道。”泉遂举，师便出去。

(十二) 师上堂谓众曰：“此事的的，没量大人，出这里不得。老僧到汾山，僧问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’汾山云：‘与我将床子来。’若是宗师，须以本分事接人始得。”

时有僧问，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庭前柏树子！”学云：“和尚莫将境示人。师云：“我不将境示人。”云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。”师云：“庭前柏树子。”

(十三) 师又云：“老僧九十年前，见马祖大师下八十余员善知识，个个俱是作家，不似如今知识，枝蔓上生枝蔓，大都是去圣遥远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只如南泉寻常道：‘须向异类中行。’且作么生会？如今黄口小儿，向十字街头说葛藤，博饭噇、觅礼拜，聚三五百众，云：‘我是善知识，你是学人。’”

(十四) 僧问：“如何是清浄伽蓝？”师云：“丫角女子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伽蓝中人？”师云：“丫角女子有孕。”

(十五) 问：“承闻和尚亲见南泉，是否？”师云：“镇州出大萝卜头。”

(十六) 问：“和尚生缘什么处？”师以手指云：“西边更向西。”

(十七) 问：“法无别法，如何是法？”师云：“外空，内空，内外空。”

(十八) 问：“如何是佛真法身？”师云：“更嫌什么！”

(十九) 问：“如何是心地法门？”师云：“古今榜样！”

(二十) 问：“如何是宾中主？”师云：“山僧不问妇！”问：“如何是主中宾？”师云：“老僧无丈人！”

(二十一) 问：“如何是一切法常住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讳祖！”其僧再问。师云：“今日不答话。”

(二十二) 师上堂云：“兄弟！莫久立。有事商量，无事向衣钵下坐，穷理好。老僧行脚时，除二时斋粥，是杂用心力处，余外更无别用心处也。若不如此，出家大远在！”

(二十三) 问：“万物中何物最坚？”师云：“相骂饶汝接嘴，相唾饶汝泼水。”

(二十四) 问：“晓夜不停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僧中无与么两税百姓！”

(二十五) 问：“如何是一句？”师云：“若守著一句，老却你。”

(二十六) 师上堂，谓众云：“若一生不离丛林，不语十年五载，无人唤你作哑汉。已后佛也不奈你何！你若不信，截取老僧头去。”

(二十七) 师上堂云：“兄弟！你正在第三冤里。所以道：‘但改旧时行履处，莫改旧时人。’共你各自家出家，比来无事。更问禅问道，三十二人聚头来问，恰似欠伊禅道相似。你唤作善知识，我是同受拷。老僧不是戏好，恐带累他古人，所以东道西说。”

(二十八) 问：“十二时中，如何用心？”师云：“你被十二时使，老僧使得十二时。你问哪个时。”

(二十九) 问：“如何是赵州主人公？”师咄云：“这箍桶汉！”学人应诺。师云：“如法箍桶著！”

(三十) 问：“如何是学人本分事？”师云：“树摇鸟散，鱼惊水浑。”

(三十一) 问：“如何是少神的人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如你！”学云：“不占胜。”师云：“你因什么少神？”

(三十二) 问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，是时人窠窟？”师云：“曾有问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得。”

(三十三) 有官人问：“丹霞烧木佛，院主为什么眉须堕落？”师云：“官人宅中，变生作熟，是什么人？”云：“所使。”师云：“却是他好手。”

(三十四) 问：“毗目仙人执善财手，见微尘佛时如何？”师遂执僧手，云：“你见个什么？”

(三十五) 有尼问：“如何是沙门行？”师云：“莫生儿！”尼云：“和尚勿交涉。”师云：“我若共你打交涉，堪作什么。”

(三十六) 问：“如何是赵州主人公？”师云：“田库奴。”

(三十七) 问：“如何是王索仙陀婆？”师云：“你道老僧要个什么？”

(三十八) 问：“如何是玄中玄？”师云：“说什么玄中玄。七中七，八中八！”

(三十九) 问：“如何是仙陀婆？”师云：“静处萨婆诃。”

(四十) 问：“如何是法非法？”师云：“东西南北。”学云：“如何会去？”师云：“上下四维。”

(四十一) 问：“如何是玄中玄？”师云：“那个师僧若在，今年七十四五。”

(四十二) 问：“王索仙陀婆时如何？”师蓦起，打躬叉手。

(四十三) 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云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

(四十四) 问：“如何是法？”师云：“救救，摄摄！”

(四十五) 问：“赵州去镇府多少？”师云：“三百。”学云：“镇府来赵州多少？”师云：“不隔。”

(四十六) 僧问：“如何是玄中玄？”师云：“玄来多少时也？”学云：“玄来久矣！”师云：“赖遇老僧，泊合玄杀这屙生。”

(四十七) 问：“如何是学人自己？”师云：“还见庭前柏树子么！”

(四十八) 师上堂云：“若是久参的人，莫非真实，莫非亘古亘今。若是新入众的人，也须究理始得。莫趁者边三百、五百、一千，傍边二众丛林，称道：好个住持，泊乎问著佛法，恰似炒砂作饭相似，无可施为，无可下口，却言他非我是，面赫赤地，良由世间出非法语，真实欲明者意，莫辜负老僧。”

(四十九) 问：“在尘为诸圣说法，总属披搭。未审和尚如何示人？”师云：“什么处见老僧？”学云：“请和尚说。”师云：“一堂师僧，总不会这僧语话。”别有一僧问：“请和尚说。”师云：“你说，我听。”

(五十) 问：“真化无迹，无师、弟子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谁教你来问？”学云：“更不是别人。”师便打之。

(五十一) 问：“此事如何辨？”师云：“我怪你。”学云：“如何辨得？”师云：“我怪你不辨。”学云：“还保任否？”师云：“保任、不保任自看。”

(五十二) 问：“如何是无知解的人？”师云：“说什么事！”

(五十三) 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师下禅床。学云：“莫便是否。”师云：“老僧未有语在。”

(五十四) 问：“佛法久远，如何用心？”师云：“你见前汉、后汉把揽天下，临终时半钱也无分。”

(五十五) 问：“时人以珍宝为贵，沙门以何为贵？”师云：“急合取口。”学云：“合口还得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口若不合，争能辨得。”

(五十六) 问：“如何是赵州一句？”师云：“老僧半句也无。”学云：“岂无和尚在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是一句！”

(五十七) 问：“如何得不被诸境惑？”师垂一足，僧便出鞋。师收起足，僧无语。

(五十八) 有俗官问：“佛在日，一切众生归依佛。佛灭度后，一切众生归依什么处？”师云：“未有众生。”学云：“现问次。”师云：“更觅什么佛！”

(五十九) 问：“还有不报四恩、三有者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有。”学云：“如何是？”师云：“这杀父汉。算你只少此一问。”

(六十) 问：“如何是和尚意？”师云：“无施設处。”

(六十一) 师上堂云：“兄弟！但改往修来。若不改，大有著你处在！”

(六十二) 师又云：“老僧在此间三十余年，未曾有一个禅师到此间。设有来，一宿一食急走过，且趁软暖处去也。”问：“忽遇禅师到来，向伊道什么？”师云：“千钧之弩，不为鼯鼠而发机。”

(六十三) 师云：“兄弟！若从南方来者，即与下载。若从北方来，即与装载。所以道：‘近上人问道，即失道；近下人问道者，即得道。’”

(六十四) 师又云：“兄弟！正人说邪法，邪法亦随正。邪人说正法，正法亦随邪。诸方难见易识，我者里易见难识。”

(六十五) 问：“善恶惑不得的人，还独脱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不独脱。”学云：“为什么不独脱？”师云：“正在善恶里。”

(六十六) 尼问：“离却上来说处，请和尚指示！”师咄云：“煨破铁瓶。”尼将铁瓶添水来，云：“请和尚答话。”师笑之。

(六十七) 问：“世界变为黑穴，未审此个落在何路？”师云：“不占。”学云：“不占是什么人？”师云：“田库奴。”

(六十八) 问：“无言无意，始称得句。既是无言，唤什么作句？”师云：“高而不危，满而不溢。”学云：“即今和尚是满，是溢？”师云：“争奈你问我。”

(六十九) 问：“如何是灵者？”师云：“净地上屙一堆屎！”学云：“请和尚的旨。”师云：“莫恼乱老僧！”

(七十) 问：“法身无为，不堕诸数，还许道也无。”师云：“作么生道！”学云：“与么即不道也。”师笑之。

(七十一) 问：“如何是佛，如何是众生？”师云：“众生即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”学云：“未审两个那个是众生？”师云：“问，问。”

(七十二) 问：“大道无根，如何接唱？”师云：“你便接唱！”云：“无根又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既是无根，什么处系缚你！”

(七十三) 问：“正修行的人莫被鬼神测得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测得！”云：“过在什么处？”师云：“过在觅处。云：‘与么即不修行也？’”师云：“修行。”

(七十四) 问：“孤月当空，光从何生？”师云：“月从何生？”

(七十五) 问：“承和尚有言，道不属修，但莫染污。如何是不染污？”师云：“检校内外。”云：“还自检校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检校。”云：“自己有什么过，自检校？”师云：“你有什么事。”

(七十六) 师上堂云：“此事如明珠在掌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。”

(七十七) 师又云：“老僧把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，把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。佛即是烦恼，烦恼即是佛。”

问：“佛与谁人为烦恼？”师云：“与一切人为烦恼！”云：“如何免得？”师云：“用免作么。”

(七十八) 师示众云：“老僧此间，即以本分事接人。若教老僧随伊根机接人，自有三乘十二分教，接他了也。若是不会，是谁过软！己后遇着作家汉，也道老僧不辜他。但有人问，以本分事接人。”

(七十九) 问：“从上至今，即心是佛。不即心，还许学人商量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即心且置，商量个什么！”

(八十) 问：“古镜不磨，还照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前生是因，今生是果！”

(八十一) 问：“三刀未落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森森地。”云：“落后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迥迥地。”

(八十二) 问：“如何是出三界的人？”师云：“笼罩不得！”

(八十三)问：“牛头未见四祖，百鸟衔花供养。见后，为什么百鸟不衔花供养？”师云：“应世，不应世。”

(八十四)问：“白云自在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争似春风处处闲！”

(八十五)问：“如何是露地白牛？”师云：“月下不用色。”云：“食噉何物？”师云：“古今嚼不著！”云：“请师答话！”师云：“老僧合与么！”

(八十六)师示众云：“拟心即差。”僧便问：“不拟心时如何？”师打三下，云：“莫是老僧辜负阇黎么？”

(八十七)问：“凡有问答，落在意根。不落意根，师如何对？”师云：“问。”学云：“便请师道。”师云：“莫向者里是非！”

(八十八)问：“龙女亲献佛，未审将什么献？”师以两手作献势。

(八十九)师示众云：“此间佛法，道难即易，道易即难。别处难见易识，老僧者里，即易见难识。若能会得，天下横行。

忽有人问：什么处来。若向伊道从赵州来，又谤赵州。若道不从赵州来，又埋没自己。诸人且作么生对他？”僧问：“触目是谤，和尚如何得不谤去？”师云：“若道不谤，早是谤了也！”

(九十)问：“如何是正修行路？”师云：“解修行即得。若不解修行，即参差落他因果里。”

(九十一)师示众云：“我教你道，若有问时，但向伊道赵州来。忽问：‘赵州说什么法？’但向伊道：‘寒即言寒，热即言热。’若更问道：‘不问者个事。’但云：‘问什么事？’若再问：‘赵州说什么法？’便向伊道：‘和尚来时不交传语上座，若要知赵州事，但自去问取。’”

(九十二)问：“不顾前后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不顾前后且置，你问阿谁？”

(九十三)师示众云：“迦叶传与阿难，且道达磨传与什么人？”问：“且如二祖得髓，又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莫谤二祖！”

师又云：“达磨也有语：‘在外者得皮，在里者得骨。’且道更在里者得什么？”问：“如何是得髓的道理？”师云：“但识取皮。老僧者里，髓也不立！”云：“如何是髓？”师云：“与么皮也摸未著！”

(九十四)问：“与么堂堂，岂不是和尚正位？”师云：“还知有不肯者么？”学云：“与么即别有位！”师云：“谁是别者？”学云：“谁是不别者？”师云：“一任叫。”

(九十五)问：“上上人一拨便转，下下人来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汝是上上下下？”云：“请和尚答话！”师云：“话未有主在。”云：“某甲七千里来，莫作心行。”师云：“据你者一问，心行莫不得么？”此僧一宿便去。

(九十六)问：“不绍傍来者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谁？”学云：“惠延。”师云：“问什么？”学云：“不绍傍来者。”师以手抚之。

(九十七)问：“如何是衲衣下事？”师云：“莫自瞒。”

(九十八)问：“真如、凡圣，皆是梦言，如何是真言？”师云：“更不道者两个。”学云：“两个且置，如何是真言？”师云：“俺部啉发。”

(九十九)问：“如何是赵州？”师云：“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。”

(一〇〇)问：“如何是定？”师云：“不定。”学云：“为什么不定？”师云：“活物，活物。”

(一〇一)问：“不随诸有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合与么。”学云：“莫便是学人本分事？”师云：“随也。”

(一〇二)问：“古人三十年，一张弓，两下箭，只射得半个圣人。今日请师全射！”师便起去。

(一〇三)师示众云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才有言语，是拣择，是明白。老僧却不在明白里。是你还护惜也无。”问：“和尚既不在明白里，又护惜个什么？”师云：“我亦不知。”学云：“和尚既不知，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？”师云：“问事即得。礼拜了，退。”

(一〇四)师示众云：“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。更不要道：才语是生，不语是灭。诸人且作么生是不生不灭的道理？”问：“早是不生不灭么？”师云：“者汉只认得个死语。”

(一〇五)问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才有言语是拣择，和尚如何示人？”师云：“何不尽引古人语？”学云：“某甲只道得到这里。”师云：“只这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”

(一〇六)上堂，示众云：“看经也在生死里，不看经也在生死里。诸人且作么生出得去？”僧便问：“只如俱不留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实即得。若不实，争能出得生死！”

(一〇七)问：“利剑锋头快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老僧是利剑，快在什么处？”

(一〇八)问：“大难到来，如何回避？”师云：“恰好。”

(一〇九)上堂，良久云：“大众总来也未？”对云：“总来也。”师云：“更待一人来，即说话。”僧云：“候无人来，即说似和尚。”师云：“大难得人。”

(一一〇)师示众云：“心生即种种法生，心灭即种种法灭。你诸人作么生？”僧乃问：“只如不生不灭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我许你者一问。”

(一一一)师因参次，云：“明又未明，道昏欲晓，你在阿哪头？”僧云：“不在两头。”师云：“与么即在中间也。”云：“若在中间，即在两头。”师云：“这僧多少时，在老僧者里，作与么语话，不出得三句里。然直饶出得，也在三句里。你作么生？”僧云：“某甲使得三句。”师云：“何不早与么道。”

(一一二)问：“如何是通方？”师云：“离却金刚禅。”

(一一三)师示众云：“衲僧家，直须坐断报、化佛头始得。”问：“坐断报化佛头是什么人？”师云：“非你境界。”

(一一四)师示众云：“大道只在目前，要且难睹。”僧乃问：“目前有何形段，令学人睹？”师云：“任你江南江北。”学云：“和尚岂无方便为人？”师云：“适来问什么？”

(一一五)问：“入法界来，还知有也无？”师云：“谁入法界？”学云：“与么即入法界不知去也？”师云：“不是寒灰死木，花锦成现百种有。”学云：“莫是入法界处用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有什么交涉。”

(一一六)问：“若是实际理地，什么处得来？”师云，更请阁梨宣一遍。”

(一一七)问：“万境俱起，还有惑不得者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有。”学云：“如何是惑不得者？”师云：“你还信有佛法否？”学云：“信有佛法，古人道了。如何是惑不得者？”师云：“为什么不问老僧？”学云：“问了也。”师云：“惑也。”

(一一八)问：“未审古人与今人还有近也无？”师云：“相近即相近，不同一体。”学云：“为什么不同？”师云：“法身不说法。”学云：“法身不说法，和尚为人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我向个里答话！”学云：“争道法身不说法？”师云：“我向个里救你阿爷，他终不出头。”

(一一九)问：“学人道不相见时，还回互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测得回互。”学云：“测他不得？回互个什么？”师云：“不与么是你自己。”学云：“和尚还受测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人即转近，道即转远也。”学云：“和尚为什么自隐去？”师云：“我今现共你语话。”学云：“争道不转。”师云：“合与么著。”

(一二〇)师示众云：“教化得的人，是今生事。教化不得的人，是第三生冤。若不教化，恐堕却一切众生。教化亦是冤。是你还教化也无？”僧云：“教化。”师云：“一切众生还见你也无？”学云：“不见。”师云：“为什么不见？”学云：“无相。”师云：“即今还见老僧否？”学云：“和尚不是众生。”师云：“自知罪过即得。”

(一二一)师示众云：“龙女心亲献，尽是自然事。”问：“既是自然，献时为什么？”师云：“若不献，争知自然！”

(一二二)师示众云：“八百个作佛汉，觅一个道人难得。”

(一二三)问：“只如无佛无人处，还有修行也无？”师云：“除却者两个，有百千万亿。”学云：“道人来时时在什么处？”师云：“你与么即不修行也。”其僧礼拜。师云：“大有处著你在。”

(一二四)问：“白云不落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会上象。”学云：“岂无宾主？”师云：“老僧是主，阁梨是宾，白云在什么处？”

(一二五)问：“大巧若拙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丧却栋梁材。”

(一二六)师示众云：“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。”问：“和尚还为人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为人。”学云：“如何为人？”师云：“不识玄旨，徒劳念静。”学云：“既是玄，作么生是旨？”师云：“我不把本。”学云：“者个是玄，如何是旨？”师云：“答你是旨。”

(一二七)师示众云：“各自有禅，各自有道。忽有人问你，作么生是禅是道？作么生祇对他？”僧乃问：“既各有禅道，从上至今语话为什么？”师云：“为你游魂。”学云：“未审如何为人？”师乃退身不语。

(一二八)师示众云：“不得闲过，念佛、念法。”僧乃问：“如何是学人自己念？”师云：“念者是谁？”学云：“无伴。”师叱：“者驴。”

(一二九)上堂，示众云：“若是第一句，与祖佛为师。第二句，与人天为师。第三句，自救不了。”有僧问：“如何是第一句？”师云：“与祖佛为师。”师又云：“大好从头起。”学人再问。师云：“又却人天去也。”

(一三〇)师示众云：“是他不是不将来，老僧不是不祇对。”僧云：“和尚将什么祇对？”师长吁一声。云：“和尚将这个祇对，莫辜负学人也无！”师云：“你适来肯我，我即辜负你。若不肯我，我即不辜负你。”

(一三一) 师示众云：“老僧今夜答话去也，解问者出来！”有僧才出礼拜，师云：“比来抛砖引玉，只得个整子。”

(一三二) 问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无。”学云：“上至诸佛，下至蚊子，皆有佛性，狗子为什么无？”师云：“为伊有业识性在。”

(一三三) 问：“如何是法身？”师云：“应身。”云：“学人不问应身。”师云：“你但管应身。”

(一三四) 问：“朗月当空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阁梨名什么？”学云：“某甲。”师云：“朗月当空，在什么处？”

(一三五) 问：“正当二八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东东，西西。”学云：“如何是东东西西？”师云：“觅不著。”

(一三六) 问：“学人全不会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我更不会。”云：“和尚还知有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我不是木头，作么不知。”云：“大好不会。”师拍掌笑之。

(一三七) 问：“如何是道人？”师云：“我向道是佛人。”

(一三八) 问：“凡有言句，举手动足，尽落在学人网中。离此外，请师道！”师云：“老僧斋了，未吃茶。”

(一三九) 马大夫问：“和尚还修行也无？”师云：“老僧若修行，即祸事。”云：“和尚既不修行，教什么人修行？”师云：“大夫是修行的人！”云：“某甲何名修行？”师云：“若不修行，争得扑在人王位中！餓得来赤冻红地，无有解出期。”大夫乃下泪拜谢。

(一四〇) 师示众云：“阁梨不是不将来，老僧不是不祇对。”又云：“阁梨莫擎拳合掌，老僧不将禅床、拂子对。”

(一四一) 问：“思忆不及处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过者边来。”云：“过者边来，即是及处，如何是思不及处？”师竖起手云：“你唤作什么？”云：“唤作手，和尚唤作什么？”师云：“百种名字，我亦道。”云：“不及和尚百种名字，且唤什么？”师云：“与么即你思忆不及处。”僧礼拜。师云：“教你思忆得及者。”云：“如何是？”师云：“释迦教、祖师教，是你师！”云：“祖与佛古人道了也，如何是思忆不及处？”师再举指云：“唤作什么？”僧良久。师云：“何不当头道著，更疑什么！”

(一四二) 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师云：“老僧耳背，高声问！”僧再问，师云：“你问我家风，我却识你家风。”

(一四三) 问：“万境俱起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万境俱起。”云：“一问一答是起，如何是不起？”师云：“禅床是不起的。”僧才礼拜次，师云：“记得问答？”云：“记得。”师云：“试举看。”僧拟举师问。

(一四四) 问：“如何是目前佛？”师云：“殿里的！”云：“者个是相貌佛，如何是佛？”师云：“即心是！”云：“即心犹是限量，如何是佛？”师云：“无心是。”学云：“有心、无心，还许学人拣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有心、无心，总被你拣了也，更教老僧道什么即得。”

(一四五) 问：“远远投师，未审家风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不说似人。”学云：“为什么不说似人？”师云：“是我家风。”学云：“和尚既不说似人，争奈四海来投？”师云：“你是海，我不是海。”学云：“未审海内事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老僧钓得一个。”

(一四六) 问：“祖佛近不得的是什么人？”师云：“不是祖佛。”学云：“争奈近不得何？”师云：“向你道，不是祖佛，不是众生，不是物，得么？”学云：“是什么？”师云：“若有名字，即是祖佛、众生也。”学云：“不可只与么去也！”师云：“卒未与你去在。”

(一四七) 问：“如何是平常心？”师云：“狐狼野狂是。”

(一四八) 问：“作何方便，即得闻于未闻？”师云：“未闻且置，你曾闻个什么来？”

(一四九) 问：“承教有言：随色摩尼珠。如何是本色？”师召僧名，僧应诺，师云：“过者边来！”僧便过。又问：“如何是本色？”师云：“且随色走。”

(一五〇) 问：“平常心的人，还受教化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我不历他门户。”学云：“与么则莫沉却那边人么？”师云：“大好平常心。”

(一五一) 问：“如何是学人保任的物？”师云：“尽未来际拣不出。”

(一五二) 问：“如何是大修行的人？”师云：“寺里纲维是。”

(一五三) 问：“学人才到，总不知门户头事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上座名什么？”学云：“惠南。”师云：“大好不知。”

(一五四) 问：“学人欲学，又谤于和尚。如何得不谤去？”师云：“你名什么？”学云：“道皎。”师云：“静处去，者米囤子！”

(一五五)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大意？”师云：“无大无小。”学云：“莫便是和尚大意么？”师云：“若有纤毫，万劫不如。”

(一五六)问：“万法本闲，而人自闹，是什么人语？”师云：“出来便死。”

(一五七)问：“不是佛，不是物，不是众生。这个是断语。如何是不断语？”师云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”

(一五八)问：“如何是毗卢圆相？”师云：“老僧自小出家，不曾眼花。”学云：“和尚还为人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愿你长见毗卢圆相。”

(一五九)问：“佛祖在日，佛祖相传。佛祖灭后，什么人传？”师云：“古今总是老僧分上！”学云：“未审传个什么？”师云：“个个总属生死！”云：“不可埋没却祖师也！”师云：“传个什么？”

(一六〇)问：“凡圣俱尽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愿你作大德，老僧是障佛祖汉。”

(一六一)问：“远闻赵州，到来为什么不见？”师云：“老僧罪过。”

(一六二)问：“朗月当空，未审室中事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老僧自出家，不曾作活计。”学云：“与么即和尚不为今时也。”师云：“自疾不能救，焉能救得诸人疾。”学云：“争奈学人无依何？”师云：“依即踏著地，不依即一任东西。”

(一六三)问：“在心心不测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测阿谁？”学云：“测自己。”师云：“无两个。”

(一六四)问：“不见边表时如何？”师指净瓶，云：“是什么？”学云：“净瓶。”师云：“大好不见边表。”

(一六五)问：“如何是归根？”师云：“拟即差。”

(一六六)问：“不离言句，如何得独脱？”师云：“离言句是独脱。”学云：“适来无人教某甲来。”师云：“因什么到此？”学云：“和尚何不拣出？”师云：“我早个拣了也。”

(一六七)问：“非心不即智，请和尚一句。”师云：“老僧落你后。”

(一六八)问：“如何是毕竟？”师云：“毕竟。”学云：“那个毕竟是？”师云：“老僧是毕竟，你不解问者话。”学云：“不是不问。”师云：“毕竟在什么处！”

(一六九)问：“不挂寸丝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不挂什么？”学云：“不挂寸丝。”师云：“大好不挂寸丝。”

(一七〇)问：“如救头燃的人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便学。”学云：“什么处？”师云：“莫占他位次。”

(一七一)问：“空劫中阿谁为主？”师云：“老僧在里许坐。”学云：“说什么法？”师云：“说你问的！”

(一七二)问：“承古有言‘虚明自照’。如何是自照？”师云：“不称他照。”学云：“照不著处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你话堕也。”

(一七三)问：“如何是的？”师云：“一念未起时。”

(一七四)问：“如何是法王？”师云：“州里大王是。”云：“和尚不是？”师云：“你拟造反去，都来一个王不认。”

(一七五)问：“如何是佛心？”师云：“你是心，我是佛，奉、不奉自看！”学云：“师即不无，还奉得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你教化我看。”

(一七六)问：“三身中，哪个是本来身？”师云：“阙一不可。”

(一七七)问：“未审此土谁为祖师？”师云：“达磨来，这边总是。”学云：“和尚是第几祖？”师云：“我不落位次。”学云：“在什么处？”师云：“在你耳里。”

(一七八)问：“不弃本，不逐末，如何是正道？”师云：“大好出家儿。”学云：“学人从来不曾出家。”师云：“归依佛，归依法。”学云：“未审有家可出也无？”师云：“直须出家。”学云：“向什么处安排他？”师云：“且向家里坐。”

(一七九)问：“明眼人见一切，还见色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打却著。”学云：“如何打得？”师云：“莫用力。”学云：“不用力如何打得？”师云：“若用力即乖。”

(一八〇)问：“祖佛大意，合为什么人？”师云：“只为今时。”学云：“争奈不得何？”师云：“谁之过？”学云：“如何承当？”师云：“如今无人承当得！”学云：“与么即无依倚也？”师云：“又不可无却老僧。”

(一八一)问：“了事的人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正大修行。”学云：“未审和尚还修行也无？”师云：“著衣吃饭。”学云：“著衣吃饭寻常事，未审修行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你且道我每日作什么！”

(一八二) 崔郎中问：“大善知识还入地狱也无？”师云：“老僧未上入！”崔云：“既是大善知识，为什么入地狱？”师云：“老僧若不入，阿谁教化汝！”

(一八三) 问：“毫厘有差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天地悬隔。”云：“毫厘无差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天地悬隔。”

(一八四) 问：“如何是不睡的眼？”师云：“凡眼、肉眼。”又云：“虽未得天眼，肉眼力如是。”学云：“如何是睡的眼？”师云：“佛眼、法眼是睡的眼。”

(一八五) 问：“大庾岭头趁得及，为什么提不起？”师拈起衲衣，云：“你甚处得者个来？”学云：“不问者个。”师云：“与么即提不起。”

(一八六) 问：“不合不散如何辨？”师云：“你有一个，我有一个。”云：“者个是合，如何是散？”师云：“你便合。”

(一八七) 问：“如何是不错路？”师云：“识心见性是不错路。”

(一八八) 问：“明珠在掌，还照也无？”师云：“照即不无，唤什么作珠？”

(一八九) 问：“灵苗无根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你从什么处来？”云：“太原来。”师云：“大好无根。”

(一九〇) 问：“学人拟作佛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大煞费力生。”云：“不费力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与么即作佛去也。”

(一九一) 问：“学人昏钝在一浮沉，如何得出？”师只据坐。云：“某甲实问和尚。”师云：“你甚处作一浮一沉？”

(一九二) 问：“不在凡，不在圣，如何免得两头路？”师云：“去却两头来答你。”僧不审。师云：“不审从什么处起？在者里，从老僧起；在市里时，从什么处起？”云：“和尚为什么不定？”师云：“我教你，何道‘今日好风’。”

(一九三) 问：“如何是大阐提的人？”师云：“老僧答你还信否？”云：“和尚重言，那敢不信？”师云：“觅个阐提人难得。”

(一九四) 问：“大无惭愧的人，什么处著得？”师云：“此间著不得。”云：“忽然出头，争向？”师云：“将取去。”

(一九五) 问：“用处不现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用即不无，现是谁？”

(一九六) 问：“空劫中还有人修行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唤什么作空劫？”云：“无一物是。”师云：“者个始称修行，唤什么作空劫！”

(一九七) 问：“如何是出家？”师云：“不履高名，不求苟得。”

(一九八) 问：“不指一法，如何是和尚法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说茆山法。”云：“既不说茆山法，如何是和尚法？”师云：“向你道不说茆山法。”云：“莫者个便是也无？”师云：“老僧未曾将者个示人。”

(一九九) 问：“如何是目前独脱一路？”师云：“无二亦无三。”云：“目前有路，还许学人进前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与么即千里万里。”

(二〇〇) 问：“如何是毗卢向上事？”师云：“老僧在你脚底。”云：“和尚为什么在学人脚底？”师云：“你元来不知有向上事。”

(二〇一) 问：“如何是合头？”师云：“是你不合头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不合头？”师云：“前句辨取。”

(二〇二) 问：“如何是和尚的的意？”师云：“止止不须说，我法妙难思。”

(二〇三) 问：“澄澄绝点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堕坑落堑。”云：“有什么过？”师云：“你屈著与么人。”

(二〇四) 问：“未审出家誓求无上菩提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未出家，被菩提使；既出家，使得菩提。”

(二〇五) 有秀才见师手中拄杖，乃云：“佛不夺众生愿，是否？”师云：“是。”秀才云：“某甲就和尚乞取手中拄杖，得否？”师云：“君子不夺人所好。”秀才云：“某甲不是君子。”师云：“老僧亦不是佛。”

(二〇六) 师因出外，见婆子插田，云：“忽遇猛虎作么生？”婆云：“无一法可当情。”师云：“吁。”婆子云：“吁。”师云：“犹有者个在。”

(二〇七) 有秀才辞去，云：“某甲在此括挠和尚多时，无可报答和尚，待他日作一头驴来报答和尚。”师云：“教老僧争得鞍。”

(二〇八) 师到道吾处，才入僧堂，吾云：“南泉一只箭来。”师云：“看箭。”吾云：“过也。”师云：“中也。”



## 卷中

(二〇九)师上堂，示众云：“金佛不度炉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，真佛内里坐。菩提涅槃，真如佛性，尽是贴体衣服，亦名烦恼。不问即无烦恼，实际理地，什么处著。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但究理而坐，二三十年若不会，截取老僧头去。”

梦幻空花，徒劳把捉；心若不异，万法一如。既不从外得，更拘什么。如羊相似，更乱拾物安口中作么。老僧见药山和尚道：‘有人问著，但教合取狗口。’老僧亦道：‘合取狗口。’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净。一似猎狗相似，专欲得物吃。佛法向什么处著。一千人万人尽是觅佛汉子，觅一个道人无。若与空王为弟子，莫教心病最难医。

未有世界，早有此性；世界坏时，此性不坏。从一见老僧后，更不是别人，只是个主人公。者个更向外觅作么？与么时，莫转头换面即失却也。”

(二一〇)问：“百骸俱溃散，一物镇长灵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今朝又风起。”

(二一一)问：“三乘十二分教即不问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水牯牛生儿也，好看取！”云：“未审此意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我亦不知。”

(二一二)问：“万国来朝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逢人不得唤。”

(二一三)问：“十二时中，如何淘汰？”师云：“东河水浊，西水流急。”云：“还得见文殊也无？”师云：“者朦瞳汉，什么处去来？”

(二一四)问：“如何是道场？”师云：“你从道场来，你从道场去。脱体是道场，何处更不是。”

(二一五)问：“如何是佛向上人？”师云：“只者牵耕牛的是。”

(二二六)问：“如何是急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与么道，你作么生？”云：“不会。”师云：“向你道，急急著靴水上立，走马到长安，靴头犹未湿。”

(二二七)问：“四山相逼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无路是赵州。”

(二二八)问：“古殿无王时如何？”师咳嗽一声。云：“与么即臣启陛下？”师云：“贼身已露。”

(二二九)问：“和尚年多少？”师云：“一串数珠数不尽。”

(二三〇)问：“和尚承嗣什么人？”师云：“从谗。”

(二三一)问：“外方忽有人问：‘赵州说什么法？’如何祇对？”师云：“盐贵米贱。”

(二三二)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师云：“你是佛么。”

(二三三)问：“如何是出家？”师云：“争得见老僧。”

(二三四)问：“佛祖不断处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无遗漏。”

(二三五)问：“本源请师指示。师云：“本源无病。”云：“了处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了人知。”云：“与么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与我安名字著。”

(二三六)问：“纯一无杂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大煞好一问。”

(二三七)问：“无为寂静的人，莫落在沉空也无？”师云：“落在沉空。”云：“究竟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作驴，作马。”

(二三八)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床脚是。”云：“莫便是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是即脱取去。”

(二三九)问：“澄澄绝点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老僧者里不著客作汉。”

(二四〇)问：“凤飞不到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起自何来？”

(二四一)问：“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一切总在里许。”

(二四二)问：“如何是一句？”师应诺。僧再问？”师云：“我不患聋。”

(二四三)问：“初生孩子，还具六识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急流水上打球子。”

(二四四)问：“头头到来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犹较老僧百步。”

(二四五)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师云：“老僧自小出家，抖擞破活计。”

(二四六)问：“请和尚离四句道。”师云：“老僧常在里许。”

(二四七)问：“扁鹊医王为什么有病？”师云：“扁鹊医王不离床枕。”又云：“一滴甘露，普润大千。”

(二四八)问：“如何是露地白牛？”师云：“者畜生。”

(二四九)问：“如何是大人相？”师侧目视之。云：“犹是隔阶趋附在。”师云：“老僧无工夫趋得者闲汉。”

(二五〇) 僧问：“才有心念，落在人天？直无心念，落在眷属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非但老僧，作家亦答你不得。”

(二五一) 问：“凡有施为，尽落糟粕。请师不施为答。”师叱尼云：“将水来，添鼎子沸。”

(二五二) 问：“如何是般若波罗蜜？”师云：“摩诃般若波罗蜜。”

(二五三) 问：“如何是咬人狮子？”师云：“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，莫咬老僧。”

(二五四) 问：“离却言句，请师道？”师咳嗽。

(二五五) 问：“如何得不谤古人，不负恩去？”师云：“阇梨作么生？”

(二五六) 问：“如何是一句？”师云：“道什么。”

(二五七) 问：“如何是一句？”师云：“两句。”

(二五八) 问：“唯佛一人是善知识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魔语。”

(二五九) 问：“如何是菩提？”师云：“者个是阐提。”

(二六〇) 问：“如何是大人相？”师云：“好个儿孙。”

(二六一) 问：“寂寂无依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老僧在你背后。”

(二六二) 问：“如何是伽蓝？”师云：“别更有什么？”云：“如何是伽蓝中人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与阇梨。”

(二六三) 问：“二龙争珠，谁是得者？”师云：“老僧只管看。”

(二六四) 问：“如何是离因果的人？”师云：“不因阇梨问，老僧实不知。”

(二六五) 问：“众盲摸象，各说异端。如何是真象？”师云：“无假，自是不知。”

(二六六) 问：“如何是第一句？”师咳嗽。云：“莫便是否？”师云：“老僧咳嗽也不得。”

(二六七) 问：“大海还纳众流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大海道不知。”云：“因什么不知？”师云：“终不道我纳众流。”

(二六八) 问：“如何是毗卢师？”师云：“毗卢，毗卢。”

(二六九) 问：“诸佛还有师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有。”云：“如何是诸佛师？”师云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

(二七〇) 问：“如何是学人师？”师云：“云有出山势，水无投涧声。”云：“不问者个。”师云：“是你师不认。”

(二七一) 问：“诸方尽向口里道，和尚如何示人？”师脚跟打火炉示之。云：“莫便是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恰认得老僧脚跟。”

(二七二) 问：“不行大道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者贩私盐汉。”云：“却行大道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还我公验来。”

(二七三) 问：“如何是本来身？”师云：“自从识得老僧后，只这汉更不别。”云：“与么即与和尚隔生去也。”师云：“非但今生，千生万生亦不识老僧。”

(二七四) 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东壁上挂葫芦，多少时也？”

(二七五) 问：“方圆不就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不方不圆。”云：“与么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是方是圆。”

(二七六) 问：“道人相见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呈漆器。”

(二七七) 问：“谛为什么观不得？”师云：“谛即不无，观即不得。”云：“毕竟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失谛。”

(二七八) 问：“行又不到，问又不到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到以不到，道人看如涕唾。”云：“其中事如何？”师唾地。

(二七九) 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如你不唤作祖师意犹未在。”云：“本来的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四目相睹，更无第二主宰。”

(二八〇) 问：“不具形仪，还会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即今还会么？”

(二八一) 问：“如何是大无惭愧的人？”师云：“皆具不可思议。”

(二八二) 问：“学人拟向南方学些子佛法去，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你去南方，见有佛处急走过，无佛处不得住。”云：“与么即学人无依也。”师云：“柳絮，柳絮。”

(二八三) 问：“如何是急切处？”师云：“一问一答。”

(二八四) 问：“不藉三寸，还假今时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我随你道，你作么生会？”

(二八五) 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师云：“茫茫宇宙人无数。”云：“请和尚不答话。”师云：“老僧合与么？”

(二八六)问：“二龙争珠，谁是得者？”师云：“失者无亏，得者无用。”

(二八七)问：“如何是大人相？”师云：“是什么。”

(二八八)有俗士献袈裟，问：“披与么衣服，莫辜负古人也无？”师抛下拂子云：“是古是今。”

(二八九)问：“如何是沙门行？”师云：“展手不展脚。”

(二九〇)问：“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饱柴饱水。”云：“见后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饱柴饱水。”

(二九一)问：“如何是学人自己？”师云：“吃粥了也未？”云：“吃粥也。”师云：“洗钵盂去。”

(二九二)问：“如何是毗卢师？”师云：“白驼来也无？”云：“来也。”师云：“牵去喂草。”

(二九三)问：“如何是无师智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曾教阁梨。”

(二九四)问：“如何是亲切一句？”师云：“话堕也。”

(二九五)问：“不借口，还许商量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正是时。”云：“便请师商量。”师云：“老僧不曾出。”

(二九六)问：“二祖断臂，当为何事？”师云：“粉骨碎身。”云：“供养什么人？”师云：“来者供养。”

(二九七)问：“无边身菩萨，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？”师云：“你是阁梨。”

(二九八)问：“昼是日光，夜是火光，如何是神光？”师云：“日光火光。”

(二九九)问：“如何是恰问处？”师云：“错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不问处？”师云：“向前一句里辨取。”

(三〇〇)问：“如何是大人相？”师以手摸面，叉手敛容。

(三〇一)问：“如何是无为？”师云：“者个是有为。”

(三〇二)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栏中失却牛。”

(三〇三)问：“学人远来，请和尚指示。”师云：“才入门，便好募面唾。”

(三〇四)问：“如何是直截一路？”师云：“淮南船子到也未？”云：“学人不会。”师云：“且喜到来。”

(三〇五)问：“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有。”云：“几时成佛？”师云：“待虚空落地。”云：“虚空几时落地？”师云：“待柏树子成佛。”

(三〇六)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因什么向院里骂老僧？”云：“学人有何过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能就院里骂得阁梨。”

(三〇七)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板齿生毛。”

(三〇八)问：“贫子来，将什么过与？”师云：“不贫。”云：“争奈觅和尚何？”师云：“只是守贫。”

(三〇九)问：“无边身菩萨，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？”师云：“如隔罗縠。”

(三一〇)问：“诸天甘露，什么人得吃？”师云：“谢你将来。”

(三一〇)问：“超过乾坤的人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待有与么人，即报来。”

(三一〇)问：“如何是伽蓝？”师云：“三门、佛殿。”

(三一三)问：“如何是不生不灭？”师云：“本自不生，今亦无灭。”

(三一四)问：“如何是赵州主？”师云：“大王是。”

(三一五)问：“急切处，请师道。”师云：“尿是小事，须是老僧自去始得。”

(三一六)问：“如何是丈六金身？”师云：“腋下打领。”云：“学人不会。”师云：“不会，请人裁。”

(三一七)问：“学人有疑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大宜小宜？”学云：“大疑。”师云：“大宜东北角，小宜僧堂后。”

(三一八)问：“如何是佛向上人？”师下禅床，上下观瞻相，云：“者汉如许长大，截作三橛也得，问什么向上向下。”

(三一九)尼问：“如何是密密意？”师以手掐之。云：“和尚犹有者个在！”师云：“是你有者个。”

(三二〇)师示众云：“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，火炉头有个‘无宾主’话，直至如今，无人举著。”

(三二一)问：“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，将什么报答？”师云：“念佛。”云：“贫子也解念佛。”师云：“唤侍者将一钱与伊。”

(三二二)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师云：“屏风虽破，骨格犹存。”

(三二三)问：“如何是不迁之义？”师云：“你道这野鸭子，飞从东去西去。”

(三二四)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什么处得者消息来？”

(三二五)问：“如何是尘中人？”师云：“布施茶盐钱来。”

(三二六)问：“大耳三藏第三度觅国师不见，未审国师在什么处？”师云：“在三藏鼻孔里。”

(三二七)问：“盲龟值浮木孔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不是偶然事。”

(三二八)问：“久居岩谷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何不隐去。”

(三二九)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云：“礼拜著。”僧拟进话次，师唤沙弥文远。文远到，师叱云：“适来去什么处来？”

(三三〇)问：“如何是自家本意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用牛刀。”

(三三一)问：“久向赵州石桥，到来只见掠口子。”师云：“阁梨只见掠口子，不见赵州石桥？”云：“如何是赵州石桥？”师云：“过来过来。”

(三三二)又僧问：“久向赵州石桥，到来只见掠口子。”师云：“你只见掠口子，不见赵州石桥？”云：“如何是石桥？”师云：“度驴度马。”

(三三三)问：“和尚姓什么？”师云：“常州有。”云：“甲子多少？”师云：“苏州有。”

(三三四)师上堂云：“才有是非，纷然失心，还有答话分也无？”有僧出，抚侍者一下，云：“何不祇对和尚？”师便归方丈。后侍者请益：“适来僧是会不会？”师云：“坐的见立的，立的见坐的。”

(三三五)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云：“墙外的。”云：“不问者个。”师云：“问什么道？”云：“大道。”师云：“大道通长安。”

(三三六)问：“拨尘见佛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拨尘即不无，见佛即不得。”

(三三七)问：“如何是无疾之身？”师云：“四大五阴。”

(三三八)问：“如何是阐提？”师云：“何不问菩提？”云：“如何是菩提？”师云：“只者便是阐提。”

(三三九)师有时屈指，云：“老僧唤作拳，你诸人唤作什么？”僧云：“和尚何得将境界示人？”师云：“我不将境界示人。若将境界示阁梨，即埋没阁梨去也。”云：“争奈者个何？”师便珍重。

(三四〇)问：“一问一答，总落天魔外道。设使无言，又犯他匡网。如何是赵州家风？”师云：“你不解问。”云：“请和尚答话。”师云：“若据你，合吃二十棒。”

(三四一)师示众云：“才有是非，纷然失心，还有答话分也无？”有僧出，将沙弥打一掌，便出去。师便归方丈。至来日，问侍者：“昨日者师僧在什么处？”侍者云：“当时便去也。”师云：“三十年弄马骑，却被驴子扑。”

(三四二)问：“与么来的人，师还接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接。”云：“不与么来的人，师还接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接。”云：“与么来，从师接。不与么来，师如何接？”师云：“止止不须说，我法妙难思。”

(三四三)镇府大王问：“师尊年，有几个齿在？”师云：“只有一个牙。”大王云：“争吃得物。”师云：“虽然一个，下下咬著。”

(三四四)问：“如何是学人珠？”师云：“高声问。”僧礼拜。师云：“不解问，何不道：‘高下即不问，如何是学人珠？’何不与么问？”僧便再问，师云：“泊合放过者汉。”

(三四五)问：“二边寂寂，师如何阐扬？”师云：“今年无风波。”

(三四六)问：“大众云集，合谈何事？”师云：“今日拽木头，竖僧堂。”云：“莫只者个便是接学人也无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解双陆，不解长行。”

(三四七)问：“如何是真实人体？”师云：“春夏秋冬。”云：“与么即学人难会？”师云：“你问我真实人体。”

(三四八)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云：“你名什么？”云：“某甲。”师云：“含元殿里，金谷园中。”

(三四九)问：“如何是七佛师？”师云：“要眠即眠，要起即起。”

(三五〇)问：“道非物外，物外非道，如何是物外道？”师便打。云：“和尚莫打某甲，已后错打人在。”师云：“龙蛇易辨，衲子难瞒。”

(三五—)师见大王入院，不起，以手自拍膝，云：“会么？”大王云：“不会。”师云：“自小出家今已老，见人无力下禅床。”

(三五二)问：“如何是忠言？”师云：“你娘丑陋。”

(三五三)问：“从上至今，不忘的人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不可得系心，常思念十方一切佛。”

(三五四)问：“如何是忠言？”师云：“吃铁棒。”

(三五五)问：“如何是佛向上事？”师便抚掌大笑。

(三五六)问：“一灯燃百千灯，一灯未审从什么处发？”师便口出一只履。又云：“作家即不与么问。”

(三五七)问：“归根得旨，随照失宗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答者话。”云：“请和尚答话。”师云：“合与么。”

(三五八)问：“如何是不思处？”师云：“快道快道。”

(三五九)问：“夜升兜率，昼降阎浮，其中为什么摩尼不现？”师云：“道什么？”僧再问。师云：“毗婆尸佛早留心，直至如今不得妙。”

(三六〇)问：“非思量处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速道速道。”

(三六一)问：“如何是衣中宝？”师云：“者一问嫌什么？”云：“者个是问，如何是宝？”师云：“与么即衣也失却。”

(三六二)问：“万里无店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禅院里宿。”

(三六三)问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家家门前通长安。”

(三六四)问：“靛面相呈，还尽大意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低口。”云：“收不得处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向你道低口。”

(三六五)问：“如何是目前一问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如你。”

(三六六)问：“出来的是什么人？”师云：“佛菩萨。”

(三六七)问：“灵草未生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嗅著即脑裂。”云：“不嗅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如同立死汉。”云：“还许学人和合否？”师云：“人来，莫向伊道。”

(三六八)问：“祖意与教意同别？”师云：“才出家未受戒，到处问人。”

(三六九)问：“如何是圣？”师云：“不凡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凡？”师云：“不圣。”云：“不凡不圣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好个禅僧。”

(三七〇)问：“两镜相向，哪个最明？”师云：“阁梨眼皮，盖须弥山。”

(三七一)问：“学人近入丛林，乞师指示。”师云：“苍天苍天。”

(三七二)问：“前句已往，后句难明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唤作即不可。”云：“请师分。”师云：“问问。”

(三七三)问：“高峻难上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向高峰顶。”

(三七四)问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”师云：“非人。”

(三七五)问：“请师宗乘中道一句子。”师云：“今日无钱与长官。”

(三七六)问：“学人不别问，请师不别答。”师云：“奇怪。”

(三七七)问：“三乘教外，如何接人？”师云：“有此世界来，日月不曾换。”

(三七八)问：“三处不通，如何离识？”师云：“识是分外。”

(三七九)问：“众机来凑，未审其中事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我眼本正，不说其中事。”

(三八〇)问：“净地不止是什么人？”师云：“你未是其中人在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其中人？”师云：“止也。”

(三八一)问：“如何是万法之源？”师云：“栋梁椽柱。”云：“学人不会。”师云：“拱斗叉手不会。”

(三八二)问：“一物不将来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放下著。”

(三八三)问：“路逢达道人，不将语默对。未审将什么对？”师云：“人从陈州来，不得许州信。”

(三八四)问：“开口是有为，如何是无为？”师以手示之，云：“者个是无为。”云：“者个是有为，如何是无为？”师云：“无为。”云：“者个是有为。”师云：“是有为。”

(三八五)师示众云：“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。”

(三八六)问：“和尚还为人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佛，佛。”

(三八七)问：“尽却今时，如何是的处的？”师云：“尽却今时，莫问那个。”云：“如何是的？”师云：“向你道莫问。”云：“如何得见？”师云：“大无外，小无内。”

(三八八)问：“离四句绝百非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认得死。”云：“者个是和尚分上事。”师云：“恰是。”云：“请和尚指示。”师云：“离四句，绝百非，把什么指示。”

(三八九)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师云：“内无一物，外无所求。”

(三九〇)问：“如何是归根得旨？”师云：“答你即乖。”

(三九一)问：“如何是疑心？”师云：“答你即乖也。”

(三九二)问：“出家的人，还作俗否？”师云：“出家即是座主，出与不出，老僧不管。”云：“为什么不管？”师云：“与么即出家也。”

(三九三)问：“无师弟子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无漏智性，本自具足。”又云：“此是无师弟子。”

(三九四)问：“不见边表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因什么与么！”

(三九五)问：“澄而不清，浑而不浊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不清不浊。”云：“是什么？”师云：“也可怜生。”云：“如何是通方？”师云：“离却金刚禅。”

(三九六)问：“如何是囊中宝？”师云：“嫌什么。”云：“用不穷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自家的还重否？”又云：“用者即重，不用即轻。”

(三九七)问：“如何是祖师的的意？”师涕唾。云：“其中事如何？”师又唾地。

(三九八)问：“如何是沙门行？”师云：“离行。”

(三九九)问：“真休之处，请师指。”师云：“指即不休。”

(四〇〇)问：“无问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乖常语。”

(四〇一)问：“四山相逼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无出迹。”

(四〇二)问：“到者里道不得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不得道。”云：“如何道？”师云：“道不得处。”

(四〇三)问：“但有言句，尽不出顶。如何是顶外事？”师唤沙弥文远。文远应诺。师云：“今日早晚也。”

(四〇四)问：“如何是毗卢师？”师云：“莫恶口。”

(四〇五)问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如何得不拣择？”师云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”云：“此犹是拣择。”师云：“田库奴，什么处是拣择！”

(四〇六)问：“如何是三界外人？”师云：“争奈老僧在三界内。”

(四〇七)问：“知有不有的人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你若更问，即故问老僧。”

(四〇八)师示众云：“向南方趋丛林去。莫在者里。”僧便问：“和尚者里是甚处？”师云：“我者里是柴林。”

(四〇九)问：“如何是毗卢师？”师云：“性是弟子。”

(四一〇)问：“归根得旨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太慌忙生。”云：“不审。”师云：“不审从甚处起。”

(四一一)刘相公入院，见师扫地，问：“大善知识为什么却扫尘？”师云：“从外来。”

(四一二)问：“利剑出匣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黑。”云：“正问之时，如何辨白？”师云：“无者闲工夫。”云：“叉手向人前争奈何？”师云：“早晚见你叉手。”云：“不叉手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谁是不叉手者？”

(四一三)问：“如何是沙门得力处？”师云：“你什么处不得力？”

(四一四)问：“如何是和尚示学人处？”师云：“目前无学人。”云：“与么即不出世也。”师便珍重。

(四一五)问：“祖意与教意同别？”师作拳安头上。云：“和尚犹有者个在？”师卸下帽子，云：“你道老僧有个什么？”

(四一六)问：“心不停不住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是活物。是者个正被心识使在。”云：“如何得不被心识使？”师便低头。

(四一七)问：“道从何生？”师云：“者个即生也，道不属生灭。”云：“莫是天然也无？”师云：“者个是天然，道即不与么。”

(四一八)问：“祖意与教意同别？”师云：“会得祖意，便会教意。”

(四一九)问：“如何是异类中行？”师云：“唵部唵、唵部唵。”

(四二〇)问：“高峻难上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老僧自住峰顶。”云：“争奈曹溪路侧何？”师云：“曹溪是恶。”云：“今时为什么不到？”师云：“是渠高峻。”

(四二一)问：“如何是宝月当空？”师云：“塞却老僧耳。”

(四二二)问：“毫厘有差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粗。”云：“应机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屈。”

(四二三)问：“如何是沙门行？”师展手拂衣。

(四二四)问：“祖佛命不断处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无人知。”

(四二五)问：“未审权机唤作什么？”师云：“唤作权机。”

(四二六)问：“学人近入丛林，不会，乞师指示。”师云：“未入丛林，更是不会。”

(四二七)问：“从上古德，将何示人？”师云：“不因你问，老僧也不知有古德。”云：“请师指示。”师云：“老僧不是古德。”

(四二八)问：“佛花未发，如何辨得真实？”师云：“是真是实。”云：“是什么人分上事？”师云：“老僧有分，阇梨有分。”

(四二九)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师云：“你是什么人。”

(四三〇)问：“蓦直路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蓦直路。”

(四三一) 问：“如何是玄中不断玄？”师云：“你问我是不断玄。”

(四三二) 问：“觉花未发时，如何辨得真实？”师云：“已发也。”云：“未审是真是实？”师云：“真即实，实即真。”

(四三三) 问：“还有不报四恩三有者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有。”云：“如何是？”师云：“者辜恩负德汉。”

(四三四) 问：“贫子来，将什么物与他？”师云：“不欠少。”

(四三五) 问：“如何是赵州正主？”师云：“老僧是从谏。”

(四三六) 有婆子问：“婆是五障之身，如何免得？”师云：“愿一切人生天，愿婆婆永沉苦海。”

(四三七) 问：“朗月当空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犹是阶下汉。”云：“请师接上阶。”师云：“月落了来相见。”

(四三八) 师有时示众云：“老僧初到药山时，得一句子，直至如今□□地饱。”

## 卷下

(四三九) 师因在室坐禅次，主事报云：“大王来礼拜。”大王礼拜了，左右问：“列土王来，为什么不起？”师云：“你不会。老僧者里，下等人来，出三门接。中等人来，下禅床接。上等人来，禅床上接。不可唤大王作中等、下等人也，恐屈大王。”大王欢喜，再三请入内供养。

(四四〇) 师因问周员外：“你还梦见临济也无？”员外竖起拳。师云：“那边见。”外云：“者边见。”师云：“什么处见临济？”员外无对。师问：“周员外什么处来？”云：“非来非去。”师云：“不是老鸦，飞来飞去。”

(四四一) 师示众云：“才有是非，纷然失心，还有答话分也无？”后有僧举似洛浦，洛浦扣齿。又举似云居，云居云：“何必。”僧举似师，师云：“南方大有人丧身失命。”僧云：“请和尚举。”师才举前语，僧便指傍僧云：“者个师僧，吃却饭了，作什么语话。”师休去。

(四四二) 师因看《金刚经》次，僧便问：“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菩提，皆从此经出。如何是此经？”师云：“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。”僧云：“不是。”师云：“我自理经，也不得。”

(四四三) 因僧辞去，师云：“阇梨出外，忽有人问：‘还见赵州否？’你作么生祇对？”云：“只可道见。”师云：“老僧是一头驴，你作么生见？”僧无语。

(四四四) 师问新到：“从什么处来？”云：“南方来。”师云：“还知有赵州关么？”云：“须知有不涉关者。”师叱云：“者贩私盐汉。”

又云：“兄弟！赵州关也难过。”云：“如何是赵州关？”师云：“石桥是。”

(四四五) 有僧从雪峰来，师云：“上座莫住此间，老僧者里只是避难所在，佛法尽在南方。”云：“佛法岂有南北？”师云：“直饶你从云居、雪峰来，也只是个担板汉！”云：“未审那边事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你因甚夜来尿床？”云：“达后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又是屙屎。”

(四四六) 示众云：“我此间有出窟师子，亦有在窟师子，只是难得师子儿。”时有僧弹指对之。师云：“是什么？”云：“师子儿。”师云：“我唤作师子儿，早是罪过，你更行□踏。”

(四四七) 师问新到：“离什么处？”云：“离雪峰。”师云：“雪峰有什么言句示人。”云：“和尚寻常道：‘尽十方世界，是沙门一只眼。你等诸人向什么处屙？’”师云：“阇梨若回，寄个锹子去。”

(四四八) 师因舍衣裓大众次，僧便问：“和尚总舍却了，用个什么去？”师召云：“湖州子。”僧应诺。师云：“用个什么！”

(四四九) 师示众云：“未有世界，早有此性；世界坏时，此性不坏。”僧问：“如何是此性？”师云：“五蕴四大。”云：“此犹是坏，如何是此性？”师云：“四大五蕴。”

(四五〇) 定州有一座主到，师问：“习何业。”云：“经律论不听便讲。”师举手示之：“还讲得者个么？”座主茫然不知。师云：“只饶你不听便讲得，也只是个讲经论汉，若是佛法，未在。”云：“和尚即今语话，莫便是佛法否？”师云：“直饶你问得答得，总属经论，佛法未在。”主无语。

(四五一) 师问一行者：“从什么处来？”云：“北院来。”师云：“那院何似者院？”行者无对。有僧在边立，师令代行者语。僧代云：“从那院来。”师笑之。师又令文远代之，文远云：“行者还是不取师语话。”

(四五二) 师问座主：“所习何业？”云：“讲《维摩经》。”师云：“《维摩经》道：‘步步是道场。’座主在什么处？”主无对。师令全益代座主语，全益云：“只者一问，可识道场么？”师云：“你身在道场里，心在什么处？速道取！”云：“和尚不是觅学人心。”师云：“是。”云：“只者一问一答，是什么？”师云：“老僧不在心所里，法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而知解。”云：“既不在心所里，和尚为什么觅？”师云：“为你道不得。”云：“法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意而不解，作么生道不得？”师云：“吃我涕唾。”

(四五三) 师问僧：“你曾看《法华经》么？”云：“曾看。”师云：“经中道：‘衲衣在空闲，假名阿练若，诳惑世间人。’你作么生会？”僧拟礼拜。师云：“你披衲衣来否。”云：“披来。”师云：“莫惑我。”云：“如何得不惑去。”师云：“自作活计，莫取老僧语。”

(四五四) 师问座主：“所习何业？”云：“讲《维摩经》。”师云：“那个是维摩祖父。”云：“某甲是。”师云：“为什么却为儿孙传语？”主无对。

(四五五) 师一日上堂。僧才出礼拜，师乃合掌珍重。又一日，僧礼拜。师云：“好好问。”云：“如何是禅。”师云：“今日天阴，不答话。”

(四五六) 问新到：“从何方来？”云：“无方面来。”师乃转背。僧将坐具，随师转。师云：“大好无方面。”

(四五七) 问新到：“从什么处来？”云：“南方来。”师云：“三千里外逢人莫喜！”云：“不曾。”师云：“摘杨花，摘杨花。”

(四五八) 丰干到五台，山下见一老人。干云：“莫是文殊也无？”老人云：“不可有二文殊也！”干便礼拜，老人不见。

有僧举似师，师云：“丰干只具一只眼。”师乃令文远作老人，我作丰干。师云：“莫是文殊也无？”远云：“岂有二文殊也！”师云：“文殊，文殊。”

(四五九) 师问二新到：“上座曾到此间否？”云：“不曾到。”师云：“吃茶去。”又问那一人：“曾到此间否？”云：“曾到。”师云：“吃茶去。”院主问：“和尚！不曾到，教伊吃茶去，即且置；曾到，为什么教伊吃茶去？”师云：“院主。”院主应诺。师云：“吃茶去！”

(四六〇) 师到云居，云居云：“老老大大，何不觅个住处？”师云：“什么处住得？”云居云：“前面有古寺基。”师云：“与么即和尚自住取。”

(四六一) 师又到茱萸，茱萸云：“老老大大，何不觅个住处去？”师云：“什么处住得？”茱萸云：“老老大大，住处也不识！”师云：“三十年弄马骑，今日却被驴扑。”

(四六二) 师又到茱萸方丈，上下观瞻。茱萸云：“平地吃交作什么？”师云：“只为心粗。”

(四六三) 师一日将拄杖，上茱萸法堂上，东西来去。萸云：“作什么？”师云：“探水！”萸云：“我者里一滴也无，探个什么？”师将杖子倚壁，便下去。

(四六四) 台山路上有一婆子，要问僧。僧问：“台山路，向什么处去？”云：“蓦直去！”僧才行，婆云：“又与么去也！”师闻后，便去问：“台山路，向什么处去？”云：“蓦直去！”师才行，婆云：“又与么去也！”师归，举似大众云：“婆子今日被老僧勘破了也。”

(四六五) 师见僧来，挟火示之，云：“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师云：“你不得唤作火，老僧道了也。”师挟起火云：“会么？”云：“不会。”师却云：“此去舒州有投子山和尚，你去礼拜问取。因缘相契，不用更来。不相契，却来。”其僧便去，才到投子和尚处，投子乃问：“近离什么处？”云：“离赵州，特来礼拜和尚！”投子云：“赵州老人有何言句？”僧乃具举前话。投子乃下禅床，行三五步，却坐云：“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！”投子云：“你归，举似赵州。”其僧却归，举似师，师云：“还会么？”云：“未会。”师云：“也不较多也。”

(四六六) 洞山问僧：“什么处来？”云：“掌鞋来。”山云：“自解依他？”云：“依他。”山云：“他还指阇梨也无？”僧无对。师代云：“若允即不违。”

(四六七) 普化吃生菜，临济见云：“普化大似一头驴。”普化便作驴鸣，临济便休去。普化云：“临济小斯儿，只具一只眼。”师代云：“但与本分草料。”

(四六八) 保寿问胡钉铍：“莫便是胡钉铍否？”云：“不敢。”保云：“还钉得虚空么？”云：“请打破虚空来！”保寿便打，却云：“他后有多口阿师，与你点破在。”

胡钉铍后举似师，师云：“你因什么被他打？”云：“不知过在什么处？”师云：“只者一缝，尚不奈何，更教他打破！”钉铍便会。师又云：“且钉者一缝。”

(四六九) 师因行路次，见一婆子问：“和尚住在什么处？”师云：“赵州东院西。”师举问僧云：“你道使哪个西字？”一僧云：“东西字。”一僧云：“依栖字。”师云：“你两人总作得盐铁判官。”



(四七〇) 师与侍郎游园，见兔走过，侍郎问：“和尚是大善知识，兔子见为什么走？”师云：“老僧好杀。”

(四七一) 师因见僧扫地次，遂问：“与么扫还得净洁也无？”云：“转扫转多。”师云：“岂无拨尘者也？”云：“谁是拨尘者？”师云：“会么？”云：“不会。”师云：“问取云居去。”其僧乃去问云居：“如何是拨尘者？”云居云：“者瞎汉。”

(四七二) 师问僧：“你在此间多少时也？”僧云：“七八年。”师云：“还见老僧么？”云：“见。”师云：“我作一头驴，你作么生见？”云：“入法界见。”师云：“我将为你有此一著，枉吃了如许多饭！”僧云：“请和尚道。”师云：“因什么不道、向草料里见！”

(四七三) 师问菜头：“今日吃生菜熟菜？”菜头提起一茎菜，师云：“知恩者少，负恩者多。”

(四七四) 有俗行者到院烧香。师问僧：“伊在那里烧香礼拜，我又共你在者里语话，正与么时，生在那头？”僧云：“和尚是什么？”师云：“与么即在那头也。”云：“与么已是先也。”师笑之。

(四七五) 师与小师文远论义，不得占胜，占胜者输胡饼。师云：“我是一头驴！”远云：“我是驴纣。”师云：“我是驴粪。”远云：“我是粪中虫。”师云：“你在彼中作么？”远云：“我在彼中过夏。”师云：“把将胡饼来。”

(四七六) 师因入内回，路上见一幢子无一截，僧问云：“幢子一截上天去也，入地去也？”师云：“也不上天，也不入地。”云：“向什么处去？”师云：“扑落也。”

(四七七) 师坐次，一僧才出礼拜，师云：“珍重。”僧伸问次，师云：“又是也。”

(四七八) 师因在檐前立，见燕子语，师云：“者燕子喃喃地，招人言语。”僧问：“未审他还甘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依稀似曲才堪听，又被风吹别调中。”

(四七九) 有僧辞去，师云：“什么处去？”云：“闽中去。”师云：“闽中大有兵马，你须回避。”云：“向甚处回避？”师云：“恰好。”

(四八〇) 有僧上参次，见师衲衣盖头坐次，僧便退。师云：“阁梨莫道老僧不只对。”

(四八一) 师问僧：“从什么处来？”云：“南方来。”师云：“共什么人为伴？”云：“水牯牛。”师云：“好个师僧，因什么与畜生为伴？”云：“不异故。”师云：“好个畜生。”云：“争肯。”师云：“不肯且从，还我伴来。”

(四八二) 师问僧：“堂中还有祖师也无？”云：“有。”师云：“唤来与老僧洗脚。”

(四八三) 堂中有二僧，相推不肯作第一座，主事白和尚，师云：“总教他作第二座。”云：“教谁作第一座。”师云：“装香著。”云：“装香了也。”师云：“戒香定香。”

(四八四) 师问僧：“离什么处？”云：“离京中。”师云：“你还从潼关过么？”云：“不历。”师云：“今日捉得者贩私盐汉。”

(四八五) 因送亡僧，师云：“只是一个死人，得无量人送。”又云：“许多死汉，送一个生汉。”时有僧问：“是心生，是身生？”师云：“身心俱不生。”云：“者个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死汉。”

(四八六) 有僧见猫儿，问云：“某甲唤作猫儿，未审和尚唤作什么？”师云：“是你唤作猫儿。”

(四八七) 因镇州大王来访师，侍者来报师，云：“大王来。”师云：“大王万福。”侍者云：“未在，方到三门下。”师云：“又道大王来也。”

(四八八) 因上东司召文远，文远应诺。师云：“东司上，不可与你说佛法也。”

(四八九) 因在殿上过，乃唤侍者，侍者应诺。师云：“好一殿功德。”侍者无对。

(四九〇) 师因到临济，方始洗脚，临济便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正值洗脚。”临济乃近前侧聆，师云：“若会便会，若不会更莫啣啄，作么？”临济拂袖去，师云：“三十年行脚，今日为人错下注脚。”

(四九一) 师因到天台国清寺，见寒山、拾得，师云：“久向寒山、拾得，到来只见两头水牯牛。”寒山、拾得便作牛斗，师云：“叱叱。”寒山、拾得咬齿相看，师便归堂。二人来堂内，问师：“适来因缘作么生？”师乃呵呵大笑。”

(四九二) 一日，二人问师：“什么处去来？”师云：“礼拜五百尊者来。”二人云：“五百头水牯牛鬻，尊者。”师云：“为什么作五百头水牯牛去？”山云：“苍天苍天！”师呵呵大笑。

(四九三) 师行脚时，见二庵主。一人作丫角童。师问讯，二人殊不顾。来日早晨，丫角童将一铛饭来，放地上，分作三分。庵主将席子近前坐。丫角童亦将席近前，相对坐，亦不唤师。师乃亦将席子近前坐。丫童目顾于师，庵主云：“莫言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”师云：“何不教诏这行者。”庵主云：“他是人家男女。”师云：“泊合放过。”丫童便起，顾视庵主，云：“多口作么？”丫童从此入山不见。

(四九四) 师因看经次，沙弥文远入来，师乃将经侧示之。沙弥乃出去。师随后把住，云：“速道！速道！”文远云：“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”师便归方丈。”

(四九五) 因沙弥童行参，师向侍者道：“教伊去。”侍者向行者道：“和尚教去。”行者便珍重。师云：“沙弥童行得入门，侍者在门外。”

(四九六) 师行脚时，到一尊宿院，才入门相见，便云：“有么？有么？”尊宿竖起拳头，师云：“水浅船难泊。”便出去。

又到一院，见尊宿，便云：“有么？有么？”尊宿竖起拳头。师云：“能纵能夺，能取能撮。”礼拜便出去。”

(四九七) 师一日拈数珠，问新罗长老：“彼中还有者个也无？”云：“有。”师云：“何似者个？”云：“不似者个。”师云：“既有，为什么不似？”长老无语。师自代云：“不见道新罗、大唐。”

(四九八) 问新到：“什么处来？”云：“南方来。”师竖起指云：“会么？”云：“不会。”师云：“动止万福。不会？”

(四九九) 师行脚时，问大慈：“般若以何为体？”慈云：“般若以何为体？”师便呵呵大笑而出。

大慈来日见师扫地次，问：“般若以何为体。”师放下扫帚，呵呵大笑而去。大慈便归方丈。

(五〇〇) 师到百丈，百丈问：“从什么处来？”云：“南泉来。”百丈云：“南泉有何言句示人？”师云：“有时道：‘未得之人亦须峭然去。’”百丈叱之。师容愕然。百丈云：“大好峭然。”师便作舞而出。

(五〇一) 师到投子处，对坐斋。投子将蒸饼与师吃。师云：“不吃。”不久下糊饼。投子教沙弥度与师。师接得饼，却礼沙弥三拜。投子默然。

(五〇二) 因僧写师真呈师，师云：“若似老僧，即打杀我。若不似，即烧却。”

(五〇三) 师因与文远行次，乃以手指一片地，云：“这里好造一个巡铺子。”文远便去彼中立，云：“把将公验来。”师便打一捆。”远云：“公验分明过。”

(五〇四) 师问新到：“近离甚处？”云：“台山。”师云：“还见文殊也无？”僧展手。师云：“展手颇多，文殊难睹？”云：“只守气急杀人。”师云：“不睹云中雁，焉知沙塞寒。”

(五〇五) 问：“远远投师，请师一接。”师云：“孙臆门下，因什么钻龟？”僧拂袖出去。师云：“将为当菜，折他双足。”

(五〇六) 师与首座看石桥，乃问首座：“是什么人造？”云：“李膺造。”师云：“造时向什么处下手？”座无对。师云：“寻常说石桥，问著下手处也不知。”

(五〇七) 有新罗院主请师斋，师到门首，问：“此是什么院？”云：“新罗院。”师云：“我与你隔海。”

(五〇八) 问僧：“什么处来？”云：“云居来。”师云：“云居有什么言句？”云：“有僧问：‘羚羊挂角时如何？’云居云：‘六六三十六。’”师云：“云居师兄犹在。”僧却问：“未审和尚尊意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九九八十一。”

(五〇九) 有一婆子日晚入院来，师云：“作什么？”婆云：“寄宿。”师云：“者里是什么所在？”婆呵呵大笑而去。

(五一〇) 师出外，逢见一个婆子提一个篮子，师便问：“什么处去？”云：“偷赵州笋去。”师云：“忽见赵州，又作么生？”婆子近前，打一掌。

(五一一) 师因见院主送生饭，鸭子见便总飞去。师云：“鸭子儿见你为什么却飞去？”院主云：“怕某甲。”师云：“是什么语话？”师代云：“为某甲有杀心在。”

(五一二) 师问僧：“什么处来？”云：“江西来。”师云：“赵州著在什么处？”僧无对。

(五一三) 师从殿上过，见一僧礼拜，师打一棒，云：“礼拜也是好事。”师云：“好事不如无。”

(五一四) 师因参潼关，潼关问师云：“你还知有潼关么？”师云：“知有潼关。”云：“有公验者即得过，无公验者不得过。”师云：“忽遇銮驾来时如何？”关云：“也须检点过。”云：“你要造反。”

(五一五) 师到宝寿，宝寿见师来，遂乃背面而坐。师便展坐具。宝寿起立，师便出去。

(五一六) 师在南泉时，泉牵一头水牯牛，入僧堂内，巡堂而转。首座乃向牛背上三拍，泉便休去。师后将一束草安首座面前，首座无对。

(五一七) 有秀才见师，乃赞叹师云：“和尚是古佛。”师云：“秀才是新如来。”

(五一八) 有僧问：“如何是涅槃？”师云：“我耳重。”僧再问，师云：“我不害耳聋。”乃有颂：  
腾腾大道者，对面涅槃门。

但坐念无际，来年春又春。

(五一九) 有僧问：“生死二路是同是别？”师乃有颂：

道人问生死，生死若为论？  
双林一池水，朗月耀乾坤。  
唤他句上识，此是弄精魂。  
欲会个生死，颠人说梦春。

（五二〇）有僧问：“诸佛有难，火焰里藏身。和尚有难，向什么处藏身？”师乃有颂：

渠说佛有难，我说渠有灾。  
但看我避难，何处有相随。  
有无不是说，去来非去来。  
为你说难法，对面识得来。

（五二一）见起塔，乃有颂：

本自圆成，何劳叠石。  
名邈雕镌，与吾悬隔。  
若人借问，终不指画。

（五二二）因见诸方见解异途，乃有颂：

赵州南，石桥北，观音院里有弥勒。  
祖师遗下一只履，直至如今觅不得。

（五二三）因鱼鼓有颂：

四大犹来造化功，有声全贵里头空。  
莫怪不与凡夫说，只为宫商调不同。

（五二四）因莲花有颂：

奇异根苗带雪鲜，不知何代别西天。  
淤泥深浅人不识，出水方知是白莲。

（五二五）十二时歌

鸡鸣丑，愁见起来还漏逗。裙子褊衫个也无，袈裟形相些些有。裊无腰，袴无口，头上青灰三五斗。  
比望修行利济人，谁知变作不唧溜。

平旦寅，荒村破院实难论。解斋粥米全无粒，空对闲窗与隙尘。唯雀噪，勿人亲，独坐时闻落叶频。  
谁道出家憎爱断，思量不觉泪沾巾。

日出卯，清静却翻为烦恼。有为功德被尘慢，无限田地未曾扫。攒眉多，称心少，叵耐东村黑黄老。  
供利不曾将得来，放驴吃我堂前草。

食时辰，烟火徒劳望四邻。馒头□子前年别，今日思量空咽津。持念少，嗟叹频，一百家中无善人。来  
者只道觅茶吃，不得茶啣去又瞋。

禹中巳，削发谁知到如此。无端被请作村僧，屈辱饥凄受欲死。胡张三，黑李四，恭敬不曾生些子。  
适来忽尔到门头，唯道借茶兼借纸。

日南午，茶饭轮还无定度。行却南家到北家，果至北家不推注。苦沙盐，大麦醋，蜀黍米饭薤菖苣。  
唯称供养不等闲，和尚道心须坚固。

日昃未，者回不践光阴地。曾闻一饱忘百饥，今日老僧身便是。不习禅，不论义，铺个破席日里睡。  
想料上方兜率天，也无如此日炙背。

晡时申，也有烧香礼拜人。五个老婆三个瘦，一双面子黑皴皴。油麻茶，实是珍，金刚不用苦张筋。  
愿我来年蚕麦熟，罗睺罗儿与一文。

日入酉，除却荒凉更何守。云水高流定委无，历寺沙弥镇长有。出格言，不到口，枉续牟尼子孙后。  
一条拄杖粗棘藜，不但登山兼打狗。

黄昏戌，独坐一间空暗室。阳焰灯光永不逢，眼前纯是金州漆。钟不闻，虚度日，唯闻老鼠闹啾啾。  
凭何更得有心情，思量念个波罗蜜。

人定亥，门前明月谁人爱。向里唯愁卧去时，勿个衣裳著甚盖。刘维那，赵五戒，口头说善甚奇怪。  
任你山僧囊罄空，问著都缘总不会。

半夜子，心境何曾得暂止。思量天下出家人，似我住持能有几。土榻床，破芦席，老榆木枕全无被。  
尊像不烧安息香，灰里唯闻牛粪气。

\*\*\*\*\*

【录自：菩提树】